

# 故乡忆旧(1)

□张树田

故乡胥各庄是唐山丰南一个繁华的小镇,随着城市的扩展,她早已经变成了城市的一个行政区。如今,高楼大厦取代了沿袭数百年的茅屋草舍,镇子上曾经几代人引以自豪的标志性建筑也早已不知所踪,唯有几个通街大道还沿着老街的走向,显示着小镇原来大概的轮廓,也残存着我们这一代人对故乡不可磨灭的记忆。

## 挖运河

1958年,作为兴修水利的重点工程——开挖津唐运河在全县铺开,从全县各乡镇抽调的万名民工云集在绵延数十公里的工地上。刚刚读初二的我年仅14岁,作为义务工也成为这支建筑大军中的一员。那时,挖河没有任何机械设备,全靠铁锹、抬筐、手推车这些原始的工具。民工自带行李,每人每天可以挣到10个工分,中午馒头、窝头、菜汤全都免费。我们这些学生因为属于支援工地的义务工,只享受免费吃饭的待遇。

整个工程按公社(后改为乡镇)分段承包,河床上安排最壮的劳动力,负责挖土甩土。那种大板锹足有一尺多长,没有足够的力气是万万挖不动也甩不出去的。学生和妇女则负责用抬筐和手推车将甩上来的土方运往坡顶。半个月下来,我们每个人的肩膀都打了大大的血泡,但想到中午那顿可以敞开肚皮吃的午饭,大家还是个个劲头十足。记得那时中午吃饭也展开竞赛,据说有的壮工一顿饭可以吃下一扁担馒头,也就是馒头排起来有扁担那么长。当然这种事情是上不了工地广播站的广播稿的。20多天的劳动结束,我们晒黑了皮肤,磨出了茧子,也体会到了劳动的光荣。事后,我写了篇散文《津唐运河工地上的健儿》,投给天津的《蜜蜂》杂志,虽然文字十分稚嫩,居然被采用了。

那条运河开凿完工后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?我至今也不知情。为什么只修到丰南清庄湖村就不再向唐山方向延伸,我也毫不知情。半个世纪之后,丰南区将津唐运河的尽头开挖扩展成一个大大的惠丰湖,进而建设成了运河唐人街风景区,我才欣慰地意识到,五十多年前我曾经为之“出大力、流大汗”的运河开始为今人造福了。

## 采野菜

如今走进超市或集贸市场,各种果菜叶菜琳琅满目,即使隆冬时节,反季节栽培的菜蔬也是应有尽有,目不暇接。如果随机采访,我坚信没有一个人能说全目前我们见到的所有蔬菜的名称。人,真是一种奇怪的动物。在各类蔬菜品种极大丰富的今天,又有不少人开始青睐曾经是饥荒年代的人们才到处寻觅的野菜。物以稀为贵,当下,无论是小摊上的各种野菜,还是饭店餐馆用野菜加工的菜肴,个个都身价不菲。

在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上,到底有多少可以供人食用的野菜,除了植物学家,谁也无法一时说清。但它的确与我们许多人的一生息息相关,它曾经为我们提供了生命得



以延续的热量,现在又为我们调剂生活增加了助力。

从我童年记事起,便认识了“曲曲菜”“苦妈子”等野菜。惊蛰一过,万物复苏,大地还是一片褐色,这两种野菜便率先冲破土层,迅速地舒展枝叶。农家的妇女和孩子们便拿上小铲挎上篮子,去挖掘这最早给春天涂染绿色的植物。挑回家后,人们将其洗净,控干水分,蘸上家里自制的大酱,不仅清新爽口,而且还可以和上玉米面做成菜团子充当主食,成为春天青黄不接时农家不可或缺的替代品。

不过,这两种野菜时令性很强,错过季节,在通常年景下,人们就不会再食用了。不过也有例外,三年灾害年代,野菜、树皮等都成了稀罕物,过季的“曲曲菜”也成了人们的果腹上品。记得1960年至1962年,我正在唐山一中读高中。连续两个暑假,我都一天未休,每天和五六个十几岁的孩子跟随当村的一个二嫂子,去丰润县中门庄一带挖掘“曲曲菜”。时值盛夏,长在玉米地垅沟中的“曲曲菜”早已到了开花的阶段,必须用镰刀才能割下来。伏天的玉米地密不透风,不一会儿,每个人就汗流浃背了。二嫂子守在道边,看着没有“看青”(看护庄稼防止被偷)的人,就嘱咐我们每个人抓紧时间啃上几个青玉米棒子充饥,然后再到机井边喝上几口水,便接着用镰刀收割已经长到尺把高的“曲曲菜”。大约两个小时后,我们每个人的麻袋基本上都装满了。

一般情况下,回到十几里地外的家中已经是掌灯时分了,背到家中的“曲曲菜”留下少部分,其余的由姐姐晾到院子里的席子上。次日,再装入麻袋乘早车赶到唐山。那时,火车站出口早就有人迎候了,众人一拥上前,不消半个小时便把野菜抢购一空。然后我们再迅速折返,再去割菜,周而复始。记得那年暑假,我不仅解决了全家的吃菜问题,还净赚了20多块钱。

春去夏来,野菜的品种增加许多,路旁沟边的“仁球菜”、菜园田埂上的马齿苋是农家也是当下城里人的最爱,尤其是“仁球菜”用水焯后凉拌,或加上虾皮包菜馅,其味道之鲜美妙不可言。而素炒马齿苋,据说还有清心降压的效果,有所不同的是,那时人们是为了充饥,现在是为了保健罢了。

二嫂子当年曾戏言:“啥时候不挨饿了,我要给这些野菜每天上三炷香!”可惜二嫂子早已作古,她没有想到,更没有看到,曾经救人命的野菜的命运如今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。

## 荒冢探秘

老家村东头二三百米处有一个偌大的坟场。很小的时候,大人们训斥和吓唬小孩子时常说:“再不听话,就把你送到赵家坟!”于是,赵家坟在我幼小的心灵里,就是阴森恐怖的代名词。

儿童都有好奇的天性,越是不让动的东西越想去触碰,越是不让去的地方越想探个究竟。于是,在六七岁那年,我们十来个小伙伴背着家长终于第一次走进了这片神秘的荒冢。

赵家坟,顾名思义是赵氏家族的祖坟,但始于哪代哪朝,属于哪门哪支,至今我也一无所知。只记得这片坟茔占地足有百余亩,四周有围墙环绕,正门是一座高大精巧的石砌牌楼。朝正南方向是一条神道,同造化清东陵相仿,神道两侧各矗立着一排高大的石人石马。再往南是一处独立的宅院,主人系赵氏族人中的护陵人。据说,坟场中的零散土地都由护陵人耕种,所获之物即为赵氏家族提供的“俸禄”。越过石砌牌楼,迎面是座最大的坟冢。两侧稍小些的坟冢前各立一座类似庙宇的碑楼,里边各有一个用乌龟驮起的石碑,碑文清晰可辨。

可惜我们少不经事,虽然相互扶着隔门窥望,却并无斩获。老人们说,那个最大的和稍大的坟冢都葬埋着赵家史上最显赫的人物。但究竟官至何级,没有人能说清楚,我们自然也不得而知。但从整个坟冢的规模和气势而言,这个赵家坟一定极有历史了。首次荒冢探秘,我们还是有些害怕,逗留片刻便匆匆返回了。

整个赵家坟内均被高大粗壮的杜梨树所覆盖,早春时节,杜梨花怒放,香飘四溢。金秋十月,杜梨相继成熟,累累果实挂满枝头,煞是好看。我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摘下部分果实,味道苦涩实在难以下咽。坟空间布满奇花异草,间或还有酸枣、狗奶儿等红黑相间的果实,酸甜可口,这才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经常来此玩耍嬉戏的吸引力。

后来,听大人们说,这里还常有狐狸、野兔、獾等野生动物出没,这更增加了我们探幽的兴趣和来此的次数。可惜,这些小精灵没有一次被我们遇见。只有一回,听说有人发现了獾的洞穴,正在组织人开挖,我们赶快跑去观看。忙活了半天,最终还是一无所获。大人们说,獾很狡猾,很可能是顺着另外一个通道逃走了。

转眼到了1958年,全国上下大炼钢铁,到处搭建起小高炉炼钢铁。赵家坟成片的杜梨树竟也难逃厄运,成了釜底之薪,原本浓荫密布的坟场瞬间便变成了光秃秃的坟丘。我们几个小伙伴见到此情此景都难过得哭了,那杜梨的花香、苦涩的果实再也闻不到看不见了,那甘甜的酸枣、狗奶儿也无处寻觅了。从那以后,我再也没有去过赵家坟。各类运动接踵而至,赵家坟的命运可想而知!那石砌的牌楼、石人石马都早已不知去向。据说,护陵的人家也已绝户了。如今的坟场旧址上建起了高楼,已经是喧嘩的市井。

曾想,如果赵家坟还在,能否开辟为一个旅游景点,或许还能有考古或其它历史价值。对我而言,比起那些乏味的人造景观,那里至少曾寄托过我们欢快的童趣。

# 赏杏嗅青梅

□扎兰·成吉思

幼时,认杏;稍长,识梅。

南方的青梅熟了,北方的青杏也熟了。南梅北杏,也酸也甜了广袤大地上悠悠不老的岁月。

杏与梅,都是落叶乔木,核果相近,均为卵球形,未成熟时为青色,成熟时梅呈黄色,杏为黄色或黄红色,略带红晕。梅味酸,杏酸甜,可食用,亦有药用价值。杏,也叫杏子;梅,也叫梅子。梅与杏主属长江南北,或许是近亲。焦维城先生说:“杏,也可以泡酒,有保健作用。”试之,饮之,清香、微甜,有杏仁淡淡的特殊味道。

青梅,青翠,名人雅士多有青睐。咏青梅的佳句极多:试问闲愁都几许?一川烟草,满城风絮,梅子黄时雨。郎骑竹马来,绕床弄青梅。东园映叶梅如豆,西园扑地花铺绣。村姑儿,红袖衣,初发黄梅插稻时,双双女伴随。和羞走,倚门回首,却把青梅嗅。妾弄青梅凭短墙,君骑白马傍垂杨。

更有耳熟能详的曹操与刘备“青梅煮酒论英雄”。

文人笔下的杏,也是多姿多彩:绿杨烟外晓寒轻,红杏枝头春意闹。昨日杏花春满树,今晨雨过香填路。楼上黄昏杏花寒,斜月小栏杆。出林杏子落金盘,齿软怕酸。春色满园关不住,一枝红杏出墙来。花褪残红青杏小,燕子飞时,绿水人家绕。杏花疏影里,吹笛到天明。

初春,北方的杏花迎着料峭的春风,迫不及待地纷纷绽放,最早在满山遍野奔走相告春天的到来。她们,那杏花,是报春的使者报春的花。

北方有很多杏,南方有很多梅。我站在高高的山岗上,左看青梅右看杏。闲来赏杏嗅青梅,管他是谁还是谁:“莺嘴啄花红溜,燕尾点波绿皱。指冷玉笙寒,吹彻《小梅》春透。依旧,依旧,人与绿杨俱瘦。”

杏和梅一样,并不自持高贵,很亲民,解疾苦,可入药,能治病。

它们可医咳嗽气喘:杏仁、紫苏子各九克,麻黄、贝母、甘草各六克,水煎服。可治慢性气管炎:苦杏仁、冰糖各四克,研末混匀,水冲服。可愈妊娠呕吐:梅花六克,开水冲泡当茶饮。可打败胆囊炎、胆石症、胆道感染:乌梅、五味子各三十克,红木香十五克,水煎服。

杏,好吃,吃多了伤胃;梅的吃法很多,吃多了,也不好。有些东西可食用,可治病,也可以让人得病,如同吃饭一样,不吃饿得慌,吃多了撑着,甚至于毙命。事有一利,必有一弊,福祸相依,相辅相成。凡事有度,适度就好。

# 几把高粱米

□李立新

傍晚二婶送来了几个玉米面饼子,是刷过油的那种,蓬蓬松松的,诱人的焦黄色,看着就有食欲。我说着客气话,心中总感觉不好意思。就因为我小时候随口说了句“二婶家发面饼子好吃”,以后二婶只要做了玉米饼子,必定给我送来几个。

我们聊天时,二婶的眼圈红了,她说了一件往事。二婶的公公(我本家老哥),在我记事的时候就去世了,大约一年之后,我的本家二叔也离开了人世,就剩下二婶和两个和我一般大小的女儿艰难度日。当时正是搞生产队的时候,每逢过年,家家才可以吃到白面,见到几斤猪肉,平时只能以玉米面或小杂粮度日了。因为我爷爷在北京上班,不时贴补一下家用,我家的日子还算过得下去。但是二婶家就吃了上顿没下顿,困难极了。有了自留地之后,大家的日子终于可以喘一口气了。我家院子大,还把边,因此自留地也就相应得多些。勤俭的父母大多种上多穗高粱,这种高粱不仅高产,而且秸秆甜甜的,可以当糖甘蔗吃,是孩子们的最爱。而二婶家就没有这样幸运了,因为家境的关系,她不仅每天要出工,而且还要经营园子,人口少,自留地也相应少。粮食本来就不够吃,但是为了给两个身体羸弱的小姐姐补充些营养,二婶还是养了几只鸡,想偷偷卖几个鸡蛋,换些钱过日子。

一天,二姐上我家来了,可能没看到老妈在厦子里忙活,二姐就在我家米袋里抓了几把高粱米,塞到了口袋中。二姐想走的时候,被从厦子里出来的老妈收了个满眼。凑巧的是,这一切也让找二姐的二婶子撞了个正着。一时大家都愣在那里,那尴尬劲就甭提了。还是老妈打破了沉寂,说了一句:“我还想送几斤刚碾的高粱米让弟妹尝尝呢,这不没找到盛米的家伙,就让孩子装了把,正好你来了,你把小瓢拿来,我再装点。”二婶客气着,把二姐拉走了。但是老妈还是送过去了几斤高粱米,而回来的时候,手中多了两个发面玉面饼子。过后我跟二婶说:“你家的发面饼子真好吃,比我家的高粱米好多了。”

我打断了二婶的话头:“二婶,都是老辈子的事了,还记着干嘛?”我妻子也接过话头,蛮认真地说:“二婶,我家杏子熟了的时候,给你送几个,蒸熟了,搅成泥,混到玉米面中,一定别有风味。”

# 夜来南风起

□刘小丽

小的时候,我总是辨不清东南西北,更别说是辨别风向了。母亲每每会说:“南风来了,麦秋就不远了。”于是,我就把自己抛到一望无际的麦地里,去辨别风吹来的方向。可终究,还是辨不清。

那个时候,父亲还在窑上干活,庄稼地什么时候播种,什么时候收获,都是母亲说了算。母亲似乎对风向抓得很准。无论是东南风,还是西北风,只要她往原野里一站,一说是个准。那个时候,我一直觉得我这个大字不识的母亲是神一样的存在。

刮了一夜的风,我听到碎石瓦砾滚动的声音,浑身瑟缩。那个时候,没有白墙红瓦的高门大院,没有溜光水滑的地面,也没有隔音的玻璃窗。两个妹妹倒是睡得安稳,丝毫不受外面狂风的干扰。所以,胆战心惊的我便羡慕起她们。母亲却说:“你不也是在那个年龄过来的。”我却觉得不一样,因为父亲不在家,我是长姐,心惊和年龄无关。

第二天早上,我才睁开眼,母亲已经喜滋滋地从外面进来了。她进门就嚷:“南风一来,麦子一夜就黄了呢!”果真,没过几天,我们就放了麦秋假。老师布置的勤工俭学任务,永远是父母要挟我干活的有力武器。偶尔想着偷懒的我会以看妹妹为由,拒绝下地。可是,狡猾的奶奶总会在父母要妥协的时候,开腔说:“俩孩子有我照顾呢!还有,饭食你们也不用担心,我看着孩子就做了。”也的确,因为有奶奶在,父母干活常常忘了时间,午后一两点回来不足为奇。

有的时候,他们会奖励我回家一趟。当然,这是有条件的,我得负责给他们带饭。每次有了回家的机会,我总会趁机和妹妹们玩会,还美其名曰:“看着她们。”奶奶从来不会给我留面子,一边炸呼:“平时让你看,你咋偷

溜啊?”一边又催:“快走,你爸妈还饿着呢!”奶奶的一句话点醒了我,于是,我便快马加鞭地赶到地里。当然,到了地里,我也就开始接受“劳动改造”了。我记得自己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跟父母割麦了。倔强的我,虽然捆不瓷实,却执意自己捆麦。在装车的时候,父亲装到我割的麦,总要皱眉头,却不曾说上一句埋怨的话。

父母胡乱吃几口饭,然后继续劳作。我忙里偷闲的时候,就会想:为啥一到麦秋忙碌的父亲就很少上班了?平时父亲夜里上班,白天总会呼呼大睡。即使妹妹们吵得很凶,也丝毫不会影响到他。可是,为啥一到麦秋的时候,父亲似乎被打鸡血似的,一天一夜也睡不了几个小时的觉呢?母亲说:“麦收一季,就得抢收。”父亲说:“庄稼人就得干庄稼人的事,就是少赚点钱,少休息会,也得把麦子抢回来。”

好不容易,我们一家人抢收回来的麦子像金山一样堆在大门口。父亲会操起铡刀把麦子拦腰铡断。我当时的任务是运输。每次把麦捆放到铡刀跟前我就会害怕。父亲跟我回忆爷爷时,总会赞叹当年爷爷评剧唱得多么好!他说:“我最难忘的是,你爷爷在台上唱《秦香莲》里的陈世美。包公有三口铡刀,一口是龙头铡,铡的是目无王法的皇亲国戚;一口是虎头铡,铡的是知法犯法的贪官污吏;一口是狗头铡,铡的是横行霸道的地方霸主。包公的一句“铡”,有人就抬起你爷爷往铡刀里面塞。我当时小,就会哭闹,不让铡。”父亲每每回顾这段往事的时候,神情总会很专注。我想,那是对逝去年,那个我从未见过的爷爷的思念。因为有了这段往事,我便觉得父亲面对一个个涌来的麦捆时,他手握铡刀把,展现出来的如刽子手般的无情是装出来的。不过,父亲不承认。

接下来,父亲得去追打麦机。因为村里各家各户都抓紧抢麦,所以很多的时候,只能在夜里打麦。门口挑个灯泡,我、母亲和父亲各司其职。每次打麦机走后,我看着灰头土脸的父母,也知道自己有多狼狈。父母堆麦垛,搬麦袋,一忙就到了半夜。偶尔,奶奶会央求我陪她一起挑麦根里的麦穗。但,我的眼皮总会打架,支撑不了多久。奶奶只好同意我去睡觉。半夜里,我睁眼床方便的时候,

